



四書人物聚考



四

□ 12
3019
4



門 口 12
號 3019
卷 4



增補四書人物聚考卷之三

學而

孔子



方漢之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逆拜其必當有褒崇之典故遂為之立世家

孟皮一字伯尼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初微子封於宋微子卒嫡子早亡傳弟思衍號曰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潘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遜國於弟厲公何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嘉生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幼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願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

增補四書聚考

上論學而

第三卷

名山藏云周靈王立二十二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微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織女擊香露于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

之妻二女莫對微在進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微在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於魯平昌陬邑而自上坊頂坊頂言頂上窳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因名曰丘字仲尼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日海日龍穎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脰脰修脰參膺坊頂山膺林背翼臂注頭阜頰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耳後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躡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什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出闕里誌孔子生三歲歲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六歲為兒嬉嘗陳俎豆設禮容十七歲魯大夫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公朝下至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問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音童兒有屈一脚振背而跳且謔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意者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

孟釐子釐音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感於宋孔子六世祖也文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弗父何名也始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君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考父廟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僂腰彎屈也偃則至地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循墻莫侮謂雖讓卑不敢安行道路中人亦見敬謂之墻者指人公門在朝言也餽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學禮在昭公二十一年出昭公七年十九歲娶宋元官氏元音二十歲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為乘田養畜蕃息是歲子鯉生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回之徒皆受學焉出闕里誌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殯之五父之衢衢在兗州曲阜縣西禮無殯於外者今取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處然後乃在衢蓋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取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處然後得合葬於防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是少孤也然顏氏之卒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知父墓之地者乎且母

災頃之人 死而殯於衢路是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忍為之乎馬遷
 衣兩水溢 為野合之評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其妄甚矣○舊志孔
 子二十六歲聖母卒今從歷 子二十六歲母喪既祥 再葬為大祥不計閏二十五
 害人民唯 聘紀年列在此○出闕里志 月 五日彈琴而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出檀弓 二十七歲知子來朝夫子見而問
 齊有備不 敗景公曰 聖人之言 信而有徵 矣 官二十八歲見知子而學禮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 官不修 學在四夷 中國之
 不如知子故從東 猶信 昔聞此言今乃信之○ 二十九歲開師襄善琴往學焉
 夷之鄉子而學之 出左傳昭公二十七年 詳見師襄傳○史記載學琴於去魯之後非
 也歷聘紀年記此於二十九歲庶幾近之 三十歲齊景公適魯問孔子曰昔

孔子之母 既喪將合 葬焉曰古 者不耐蓬 為不忍先 死者之復 見也詩云 死則同穴 自周公以 來耐葬矣 故備人之 附也雖之
 果其謀也和身舉五羖 爵之大夫起繹綫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
 取之雖王可也其勸小矣景公悅 世家 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
 三十二歲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
 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出說 三十四歲謂南宮敬叔
 曰吾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
 叔言於魯君賜之車馬侍御與敬叔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
 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蓽而行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
 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
 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
 耶 出史記 老子傳 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
 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弘遠
 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私已歸而
 求之於身則道不遠矣子曰敬受教 出孔子 又訪樂於苴弘弘私謂劉文公曰
 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

有以問焉 魯人之附 也合之矣 矣吾從魯 遂合其于 防曰吾聞 之古墓而 不墳今丘 也東國南 北之人不 可以弗識 也吾見封 之若堂者 矣又見若 防者矣文 見覆夏屋 者矣又見 若斧形者 矣吾從魯 者焉於是 封之崇四 尺孔子先

反虞門人
後雨甚至

莫崩修之
而歸孔子

問焉曰尔
來何遲對

曰防墓崩
孔子不應

三云孔子
絃然而流

涕曰吾聞
上古不修

墓

祖庭廣記

先聖生有

異質長九

尺六寸腰

大十圍頭

似唐堯類

類皋陶肩

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彙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

出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墻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宸朝諸

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

安存而忽怠其所以危亡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出家又入后

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銘曰古之慎言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

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煩惱不滅炎炎若河消消

不壅流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未將尋斧柯誠能真之札之根也

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矜者必遇其敵盜憎士人畏怨其上

君子知天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感之我獨不徒內藏我智不

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至此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

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家語觀周篇夫子自周返於魯而道益尊弟子囑

衆遠方來受業者蓋三千焉三十五歲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景公造

馬賓主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問曰何王之廟孔子

曰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王之政而作玄黃華鬻之飾宮

室崇峻與馬奢侈而弗可振天災所宜加也俄頃果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

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家語六本篇三十七歲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

公問政於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悅

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天儒者滑稽非諧也而不可執法倨傲自順不

可以為下崇喪遂衰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

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

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明止孔子曰

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返於魯

出孔子四十二歲在魯季桓子穿井得工年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云以

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蝮夔一足獸越人謂之山繖也罔蝮山精

又音翹翹狀如小兒好學人步而迷惑

晉甫四書卷之三 上論學而

第三卷

類子產自

腰以下不

及禹三十

胸有文曰

制作定世

符

子路問子

孔子曰由

聞大夫居

世富貴不

能有益子

物處貧賤

之中而不

能屈節以

求伸則不

足以論乎

人之域矣

孔子曰君

子之行已

期于必達

于已可以

屈則屈可

以伸則伸也。水之怪龍罔象。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罔象一名沐腫能食人。士之怪羶羊。類音文雖維未成者也。出孔子世家。

吳伐越。噲會稽。得骨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當也。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

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若客

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封封山禺禺。山屬湖州。為釐姓。在虞夏商

為汪罔。於周為長翟。文公十一年齊于。子成父戚長翟。今謂之大人。孔子時改。名大人。客曰。人長幾何。

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十倍僬僥。則三丈也。數之極也。客曰。善哉。

聖人。出孔子家語。四十四歲在魯時。季氏強僭陽虎專政。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

樂。出孔子世家。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

對曰。此宥坐之器。坐則。鑿戒。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

至誠。故嘗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曰。

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

道乎。子曰。聰明

者。天授之。不可及也。守之以謙

者。天與之。不可奪也。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出家。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為養生送死

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市不貳價。為四寸之

棺。三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曰。學于此法。以

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哉。於是定公以為司空。乃列五土之

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五十歲公山弗狃。陽虎

為亂。陽虎囚季桓子。桓子召孔子。五十一歲。魯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

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

誅之。或者為失乎。夫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誅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

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

之。故誅之。樂繁縷以

請曲懸之

賞仲叔子

桓子乃免

衛人以邑

樂繁縷以

朝許之書
在三宮子
路仕衛見
其故以訪
孔子孔子
曰惜也不
如多與之
忌惟器與
名者可以
假人君之
所司名以
出信信以
守器器以
成禮禮以
行義義以
生利利以
勸民政之
六節也若
以假人與
人政也政
亡則國家
從之不可

有之此乃人之好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出家孔子為魯司寇時國人謗之曰
麇裘而鞞麇鹿子也鞞音卑刀鞞音肖也投之無戾投棄也鞞之麇裘投之無
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賤羊者沈猶氏嘗朝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從帶羊者不儲價賣羊豚
者不加飾耕者讓畔行者遜路男尚中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
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網五十二歲齊大夫犁鉏言於
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告魯為好會魯於夾谷營定公且以乘車
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
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
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禮之簡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
請奏四方之樂公曰諾於是旄旌羽葆矛戟劍鼓噪而至孔子
歷階而登不盡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又狄之樂

止也

樊遲問于
孔子曰鮑
季事齊君
執政不穡
可謂忠矣
而君刑之
其為至闇
乎孔子曰
古之仕者
國有道則
盡忠以輔
之無道則
返身以避
之今鮑莊
子食于季
亂之朝不
量主之明
暗以受大
刑是智之
不如葵也

司景公心怵麗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
侏儒侏儒矮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焚惑侯
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
景公告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汝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
魯君為之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
則謝乃返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孔子五十四歲孔子言於定公
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高六丈曰堵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
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
魯公與三子三子孟孫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賈諸姑蔑三子奔齊遂墮費將
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
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出孔子五十五歲孔子相魯齊人聞而

蔡猶能衛其足

孔子讀易

至于損益

嗚然而嘆

子夏避席

問曰夫子

何嘆焉孔

子曰夫自

其者必曰

益自益者

必有以決

之吾是以

嘆也子夏

曰然則學

者不可以

已乎子曰

非道益之

謂也進廟

益而自爾

損夫學者

損其自多

以虛受人

故能成其

滿傳哉天

道成而必

變凡持滿

而能久者

未嘗有也

故曰自賢

者天下之

善言不得

聞于耳矣

昔堯居天

下之位尤

允恭以持

之克讓以

接下是以

千載而益

盛迄今而

愈彰夏桀

昆吾自滿

而無極尤

懼曰孔子為政必霸則吾地近矣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鈕曰請先嘗

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陳於魯城

南臯門外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月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適

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淵鄒家五十六歲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語孔

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謂以兵仗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

去衛將適陳過匡顔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謂昔與陽貨

缺破之處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貌

類陽虎拘焉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乃使從者為甯武子

臣於衛然後得去出孔子世家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遽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

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

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首夫人自帷中

再拜環珮玉聲璆音虬然孔子曰吾向為弗見見之禮答焉上見如字下見音現

而答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

之招搖翔也孔子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年表定公十三年

至陳哀公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

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

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項類皋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

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子貢以實告孔子欣

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五十九歲自

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

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夫吾與

夫子再懼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

而無極尤

意而不節。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

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待晉

楚也，蒲在衛西，故韓魏及楚從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

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乃不伐蒲。

出孔子。五十九歲在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行佛，佛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

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已而竟不行。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

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

趨而進曰：敢謂何謂也？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

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吾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

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君子諱傷其類。

也。夫鳥獸知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

陬，搯琴曲名也。反乎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

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出孔子。六十歲在陳，夏，桓廟災，

南宮敬叔抃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廡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病，謂其

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康子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我

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

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

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有歸與歸與之嘆。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

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邇而反乎蔡，而有問津諸章之語。六十三

歲，吳伐陳，楚搆陳。哀公四年，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

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用於楚則陳蔡危矣。

見老聃而

子曰善往

往問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

見老聃而

見老聃而

見老聃而

見老聃而

民教學為先
說命曰敬孫務時敏
厥修乃來
其此之謂

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歲焉脩焉息焉遊焉

有子

按風俗通云有氏有巢氏之後

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為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有子嘗問於曾子曰聞喪於

左傳吳伐魯師次泗上微虎欲宿攻王舍私屬徒七百八歸于

夫子乎而失位曰喪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之言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

魯師次泗上微虎欲宿攻王舍私屬徒七百八歸于

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

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穆門之內或謂季孫曰

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之言也南宮敬叔反南宮適嘗失位去衛後復反又載寶而朝欲行略以求復位夫子曰若是其貨之喪

不足以為言與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

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

之注微虎魯大夫欲乘夜攻吳之次舍幕庭謂于帳前設除令

立為師以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

十試踏之于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幸終

而果爾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俛滂沱矣離宿也畢星好雨月陰象離於畢則有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弟子問前日月宿於畢既何故也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

也若有與在三百人中

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遂

百子云有子無出而簡掌

避師席出史記韓非子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

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懼猶未有益

孝

孝經曰天子孝曰就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

孝經曰昔

者明王事

父孝故事

天明事母

孝故事地

察長幼順

故上下治

天地明察

神明彰矣

故雖天子

必有尊也

言存也

必有卑也

言存也

言存也

言存也

言存也

言存也

言存也

言存也

言存也

言存也

言存也

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舉舉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有精能無惡稱則其親獲安故曰舉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為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曲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先意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復不過時親處色客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疏節謂常行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

悌

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棬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不能猶不忍也

禮記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帝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

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盼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狝狩矣軍旅

什伍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狝狩修乎軍旅眾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天子設四學
四代當人學而太

子齒
不以貴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朝若有大故而人

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曲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

年以長則肩隨之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

者之手負劍辟咻詔之 負童子於背 頭就其口旁而告語之 則掩口而對 侍坐於長者屢不

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 長者不送則就屨所在跪而取之又必屏退於側 鄉長

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馮行朋友不相踰 儀小

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不敢與尊者並禮 盥盥執食飲者勿氣 不使衝尊者 有問焉

則辟咻而對 備其口以對

千乘

包咸曰古者井田十 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千里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

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 是謂千乘之國 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

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

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百家所能給也 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為六鄉一鄉一

戰土七十三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遂

使時

王制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

用二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重民之力而不

妨奪農務也 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註云謂

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

注云夫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裁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

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

戶道橋城郭墻塹音 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修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

弟子

從時是也

曾甫四書卷之三 上論學而

包咸曰古者井田十

疏云作事使民必以其時者謂

聚也國家之蕃衛百姓之休戚不修則壞不修則壞

不修則壞不修則壞

不修則壞不修則壞

不修則壞不修則壞

父母雖沒禮記子初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記數日三十日也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肄習之於師請擇其簡易信實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文成童舞象武學射御勺美武王之詩象清廟美文王之詩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不出言自內蓄德未敢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

尚書大傳曰子夏詩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篤信夫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首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懼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吾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孔子問居于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至者極盛而無以復加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

子夏

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曾甫曰書卷之二論學而

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恭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其慙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子夏問于孔子曰三年之喪無金單之喪者禮與孔子曰君

子夏曰君之漸于飢寒而志不憚者五兵而辭不怙臨大事不忘肯席之言

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于夏曰何謂三無。

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

子曰夙夜基命宥密。周頌昊天有成篇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無體

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邶風谷風篇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

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猶有五。款焉。肩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子夏曰何如孔子曰

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

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

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百就月將無服

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也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何謂

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

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於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

承乎。出家語子夏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

肥從欲而耀。出韓子魯哀公問于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大

貞顛頊學乎綠圖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疇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

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

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出韓詩外傳孔子沒于夏教授於西河

疑以為夫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出闕里志子夏喪其子哭之失明曾

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汝親使

民未有聞也爾罪二也喪汝子喪汝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與子夏投其

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出檀弓子夏嘗返衛見讀史

曾補四書聚考上論學而

去

何休曰孔子至聖邦觀無窮知秦將必焚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卿授申公

志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師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出家語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叙子夏之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者在禮志墓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垆都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行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說苑括地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水經注云其山圻壁五崖光有一石室去地五十大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卜室是也西河居此有卜商神

見在

子禽

陳穎川徵音周武王封舜後胡公蒲子陳以邑為氏或曰陳九子貢弟子觀其兩問子貢猶孔子為仲尼以此推之當是

子禽姓陳名亢孔子弟子字子亢子車之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子亢至以告曰天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出檀弓註子禽問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古乾禱然而不聽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墨子

賢

春秋繁露物理論云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之比肩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家語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新論云賢有五品謹敕於家事順悌於

賢

賈浦曰書卷

上命學而

七

第三卷

五人曰茂
十人曰選
百人曰俊
十人曰英
借英曰賢
萬人曰傑
萬傑曰聖

景公曰
貢曰子誰
師曰臣師
仲尼公曰
何尼賢乎
對曰賢公
曰其賢若
何曰不知
也公曰子
知其賢而
不知其美
若可乎對
曰不謂天
無心焉

愚者知其
高幾何皆
曰不知也
是以知仲
尼之賢而
不知其美
若
魯國之法
贖人臣妾
于諸侯者
皆取金于
府子貢贖
之罪而不
受金孔子
聞之曰賜
失之矣夫
聖人之舉
事也可以
移風易俗
而教道可
以施之于

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公理。下務
土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於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不
高卓絕。踈殊於眾。多籌大畧。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

子貢

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
賢乎曰聖人也豈真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
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
厚也賜之事仲尼譬之渴椽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
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
捧土而封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抱泰山其無損亦明
景公曰善哉豈異然乎出韓詩外傳魯哀公十二年吳徵會於衛吳子在棠阜

辭吳盟吳人蒞衛侯之舍子貢乃束錦以行十端為一見太宰嚭語及衛侯故
歸曰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眾或欲或否
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
仇也合諸侯而執衛君或者難以霸乎乃舍衛侯出左傳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
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請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
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子石即公孫龍孔子弗
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出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
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
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田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
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
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

百姓非獨
適身之行
也。魯國
富者寡而
貧者衆。則
人受金則
為不廉。則
何以稱賈
乎。自今以
後。魯國不
復贖人。于
諸侯矣。

子貢之承
或在塗見
道側中樊
布麻蒙而

衣其姓名
曰舟綽子
貢問焉曰
此至承後
何嘿然不
對子貢曰
人問乎已
而不應何
也。屏其擁
蒙而言曰
望而蹟人
者仁乎。賈
而不識者
智乎。輕侮
人者義也。
子貢下車
曰。賜不仁
過聞三言
可復問乎
曰。是足以
已矣。吾不
告子於是。

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

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帥師伐魯。若魯破則有功而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

日疎於王。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

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是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

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

者。惟君也。田常曰。善。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伐。奈何。子貢曰。君按

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曰。其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

見吳王。說曰。臣聞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千鈞喻齊。加銖兩喻

魯。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為王危之。且夫揀魯顯名也。伐

齊大利也。揀魯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伐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

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昔身養士。有報我

心。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

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乃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

諸侯以仁。揀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伯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

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

之。越王除道郊迎。自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

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揀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頃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傲於數戰。士卒勿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貢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

曾子曰。昔者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野。而絕筆。此論學而。七。第三卷。

子貢參偶
則賦五偶
則下

淮南子曰
魯君召子
貢授以大
軍印劉安
寓言而失
辭耳

王誠發士卒佐之以邀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
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
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使大夫種頓首
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排弱而撫周室請悉起
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役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
二十領屈廬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以身從
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
許其帥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以伐齊子貢
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
夫齊與吳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
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修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

人戰於艾陵齊地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與兵臨晉與晉人相遇於

黃池之上黃池地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

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

殺夫差而戮其相太宰嚭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出史記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晉之

初願若強晉以敵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出春秋子貢

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誦其辯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於齊

為政

北辰

北極謂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北辰其星五列星北極五星一名天樞一名北極

之中以正晉志云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微宮中北極北辰最尊其紐星天之樞也北極

居天之中五星鉤陳六星在紫微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天之極樞第一星主月太

故曰北極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樞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以正四時
故曰北辰

子也。不明太子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大乙之坐。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

中星不明王不治事第四星為後宮五星為天樞鈞陳乃後宮也。天帝之正妃大帝之正居

也。北四星曰女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鈞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

耀魄寶主御羣靈秉萬幾神圖也。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出度授

政也。王游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地也。乎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

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樞紐不動之處則在夫南北

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

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有五星

在紫微中其最中為太乙正在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如天之磨心

然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

則知天樞之說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帝座惟在紫微者居北極七十二度

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

樞如輪之轂如轂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

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樞也皆遠則固不容于

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

而觀之蓋無星刻之或停也。類考先儒皆曰天體無星處謂之辰今考星書

稱辰不一如北極固名北辰而大火亦謂之火辰五星中之水星又謂之辰星

十二支謂之十二辰日月星又謂之三辰五行之時又謂之五辰原其義蓋起

於辰巳之辰辰位乃星纏之首歲紀之始也北辰居所為行星之長水星輔平

日為行星之長大火天帝之坐為舍星之長故長者皆稱辰焉左傳云日月之

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日月所會始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亢始於辰

故以所始者名之白子丑至戌亥皆可稱辰故為十二辰日月星至辰而畢見

荆州是占
云北辰一
名天開一
名北極北
極者紫宮
天坐

楊泉物理
論云北極

天之中陽
氣之北極

也極南為
太陽極北

為太陽日
月五星行

太陰則無
光行太陽

則能照故
為昏明寒

暑之限極
也

宋史天文志云極星之在紫垣為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所拱是謂北極為天之正中而自唐以來曆家以儀象考則則中國南北極之正實去極星之北一度有半此蓋中原地勢之度數也

故稱三辰素問謂五運起於角軫角軫辰分也故五行之時亦稱五辰書曰撫於五辰是也然則星家豈專以天體無星處為辰哉林子谷曰北辰者天之心也而人之所以能旋乾轉坤者亦心也心能旋轉不謂之北辰乎河圖坤德布精上為眾星書正北辰環繞北極猶鄉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劉向云天官列星在位之象小星無名者庶民之類漢天文志云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李程賦眾星為章于天惟彼辰極環眾星於庶位標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拱北賦帝坐於北故昭回之設象仰聖哲而取則勿陳就列等營衛於宸宮闡闔旁連類藩屏於王國煥乎布彩耀不受職趙蕃賦云統太乙而為眾守中心而稱極故能總懸象之綱作垂光之則明夫據會者靜而處輔相者動而順靜乃常德

詩諫曰星屬陽辰屬陰二十八宿為經星金木水火土為緯星

不離動惟適道無吝然後眾是仰四音外辨方而不迷一極煌煌中居所而作鎮是以仲尼譬言為政之德義和此器破授之信案典宸居其域劉勰表云宸居失御顏延年曲水詩序云景屬宸宿眾星所拱是謂北極為天之正中而自唐以來曆家以儀象考則則中國南北極之正實去極星之北一度有半此蓋中原地勢之度數也宸曠位魏孝文詔曰美敷宸宇賈逵曰宸室之與者後人指帝居曰宸廣韻曰十之居增韻帝居北辰之宮義助於此北紀聞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

所而眾星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地耶聞之習星官者云無星處是辰中一星最微曰樞星今見謂北辰不動者以此為識也

詩三百 篇名

國風 民俗歌謠之詩諸侯采以頁天子天子列之樂宮以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周南詩十一篇周公采文王之推之邦國以著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謂之體葛單卷耳言志行之在已穆木蠡斯美德惠之及人其詞美后妃實著

曾甫曰詩三百上論為政

明文德之效

召南詩十四篇 詩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破化甘棠以下。又見由召伯能布文王之化。皆能修身正家以

及國

邶詩十九篇 邶。鄘。衛。三國名。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之地。後皆入衛。故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

鄘詩十篇 衛詩十篇

王詩十篇 王謂周東都洛邑。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衰。與諸侯無異。故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鄭詩二十一篇 鄭邑名。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于夫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甌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

齊詩十一篇 齊本少皞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太公望姓本四岳之後。故為大國。

魏詩七篇 魏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其地狹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由邶鄘而至於衛也。

唐詩十二篇 唐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收國號曰晉。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

秦詩十篇 秦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湫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駘。生成及非子。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大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戎。大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徙於雍。

陳詩十篇 陳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周武王時。帝舜之由。有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太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事其民化之。

檜詩四篇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居漆洧之間。其君如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

詩經

三

第三卷

為檜詩皆為鄭公所
作如邶鄘之於衛

曹詩四篇 曹國地名在禹貢兗州
周武王以封其地振鐸

幽詩七篇

幽國在禹貢雍州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郟及夏之衰棄稷
不務棄子不窟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窟生鞠陶鞠陶

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幽之谷十
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
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治祚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
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作
之詩以附

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篇本有大小之殊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正小
雅燕享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多周公制作時所定及其變各以聲附

大雅

頌三十一篇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
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魯頌四篇

駟四章○言僖公牧馬之盛
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

有駟 二章○燕飲
頌禱之詞

泮水 八章○泮泮宮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
宮也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頌禱之詞

閟宮 九章○僖公時修閟宮詩人
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

商頌五篇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
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詩三百

孔子刪詩
為平王之
教化不行
則以雅為
風尊周公
之大有助
勞則以風
為頌

玉海 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十一篇
亡其辭者六篇考之義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丕言歌則有聲而無辭
明矣漢世毛學不行故云三百五篇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狸首之類
楊升菴風雅逸篇序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 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
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 宋史王柏曰今詩二百五

司馬遷曰
周道缺而
關雎作楊
維曰成康
之時頌
作于下開
唯作于上

此言僖公
牧馬之盛
由其立心
之遠故美
之

篇豈盡定於聖人者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間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

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音濃矣甘裳歸之玉風削去野有死麇

音黜鄭衛淫奔之詩陽明子曰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

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鄭衛之音哉此必

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耳治國先齊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

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
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起於毛公而顯於鄭玄

思無邪

駟音壯馬在厠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
馬斯臧 駟音壯馬在厠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有駟音有駟音有駟音有駟音
無期思馬斯才 駟音壯馬在厠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有駟音有駟音有駟音
車釋釋思無駟思馬斯作 駟音壯馬在厠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有駟音有駟音

音有魚二日白 以車怯怯思無邪思馬斯但行也

政刑

申鑿云禮
教榮辱以
加君子此
其情也禮
加小人化
其形也若
陶中人而
墮于小人
之域教化
之行引小
人而升君
子之塗
管子政與
教孰急曰
政教相似

家仲弓見於孔子曰雍聞桀紂之世至刑無所用政成康之世至政無所用刑

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政刑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

以政事導民而以刑禁之刑者側也側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

古者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有指無簡簡

之實 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 凡作刑罰輕無赦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

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

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復審也

昔呂刑 穆王命呂侯所作其贖及五刑不可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

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

曾甫曰書卷之七上論為政

三

三

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調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休鵬

於五刑五刑不簡刑之疑者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威惟反勢惟內女惟貨賂惟來請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道德

然若論之靜動人意以怨薄蕩若流水使人思之鵬音惟

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淨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禮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恭敬在上者言雖過民猶以為辭動雖過民猶以為則則者動之成俗者也此君子之言動所以不敢有過但無過則民不待命令而自知敬其上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齊禮

人情者聖治之由也使禮以耕之陳義以

周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五典親善序別信以佐王擾邦國訓萬民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禮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

種之講學以擣之木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則民不爭五曰以儀禮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誑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歛之

孟懿子

仲由之讓孟懿子名何忌孟僖子之子也

孟懿子名何忌孟僖子之子也昭公十五年孟僖子會邾莒公盟于陵孫泉丘社有女夢以其帷幙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蕞氏之邊反自郛初僖子從將帥公歛處安謂懿子曰墜鄭齊人必至干北門且鄭孟氏之保障也無鄭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三命滋益恭故其勛銘曰一命而婁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予侮饋于是嚙予口其共也如是吾聞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者今其在孔丘乎我若獲

將不墮故
公圍郟弗
克

沒必屬說即敬與何忌于夫子使師事之而學禮焉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

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出左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

禦侮謂之四隣夫子亦有四隣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曰益親

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

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乎出孔定公元年懿子會城

成周獵得麇使西秦巴守之其母麇之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

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

不忍麇又豈忍我子乎出說苑哀公十四年八月懿子卒

樊遲

樊須字子遲樊皮之後魯人樊須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帥及齊師戰於郊齊師

自纓齒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出左

傳見冉有

事葬祭

是故君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生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孝者孝子之行也出祭統

三家借禮

三家專政檀權生事之禮借也視桓楹而設撥葬禮之借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借也葬禮諸侯用桓楹於楹前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為碑大夫二碑二碑而小視桓楹是用緯貫夫楹也撥者引喪之紼禮諸侯輶而設撥殯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輶借諸侯也

孟武伯

孟武伯名彘又名洩懿子之子也哀公十四年孟武伯將圍馬於成孟氏成宰

清之役孟
孺子洩師

禮養生送
死事鬼神
之大端也

右師顏羽

御師漢為

右孟氏子

語人曰我

不如顏羽

而賢于羽

洩子羽銳

敏我不欲

戰而能嘍

洩曰驅之

至傳魯哀

公至自越

郭重僕孟

武伯惡重

曰何肥也

公曰是食

言多也能

無肥乎公

與大夫始

子惡

公孫宿不受不許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孟孫以成邑之民貧困武伯怒

襲成坐者不得入成備禦嚴固武伯乃反成有司使武伯鞭之秋八月辛丑孟

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其弗許成人袒免發喪哭於通衢懼不

歸成人懼不敢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以逼成也十七年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

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梁曰諸侯盟誰執牛耳主盟柴曰鄆衍之役吳

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魍武伯曰然則孰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

可執出左傳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

將自反于姑待之三旬果自歸武伯將執之訪於孔子孔子曰無也子之

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

子將何往武伯乃止出孔後逆公五楮見康子傳中

子游

弟子行六

先成其慮

及事而用

之故動則

不忘是言

偃之行也

孔子曰欲

能則學欲

知則問欲

善則詳欲

給則豫當

是而行偃

也得之矣

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孔子問君子游侍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

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

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

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

獵有禮故戎事闕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游退而學禮出家孔子與平蜡二音賓

事畢出遊於觀兩觀之上喟然而嘆偃侍曰夫子何嘆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

下為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

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制於周公而

道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禹天子也契天子之祖是天子之事守

也難此二國可以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周公雖致太平不過

也世守天子之事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人臣乃與天子同是

也世守天子之事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人臣乃與天子同是

也世守天子之事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人臣乃與天子同是

也世守天子之事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人臣乃與天子同是

也世守天子之事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人臣乃與天子同是

子指子游而示人曰衰也。○出家語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壯麻經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子廢適子虎而

夫夫也為立庶子故子游特為非禮之服識之麻衰以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文子之弟名

如之何其得于禮者吉服之布為衰也壯馬經以雄麻為經也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文子之弟

而湯表而帶也主人既遊又辱為之服敢辭辭其子游曰禮也特為非禮之服以文子退反哭子游趨

臨其喪敢辭辭其立子游曰固以清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立主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將

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出禮有子與子游立見

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壹常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

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

也禮道則不狀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音猶斯舞舞斯溫溫斯威威斯歎

歎斯辟斯踊兮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

絞衾設奠變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造而行之既奠而食之未有

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含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

亦非禮之訾也出禮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

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珙珙婦人捨珠珙巷哭一月不聞竿

瑟之聲仲尼之死言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游曰譬乎產之於夫子其

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出

苑

犬

釋畜云犬生三獫音二師一獫音此與猪生之義同名亦相出入犬音狗長音獫音短喙

犬音守門音使音獨音害音獨音絕有九音梳音左音龍音狗也音龐音犬多毛也音獫音犬吠不止也音整音人知人

清異錄曰音使音犬口守門音使音獨音害音獨音絕有九音梳音左音龍音狗也音龐音犬多毛也音獫音犬吠不止也音整音人知人

心可使也牙黃 獫狁也二音 狁犬也狁 狁犬也狁 狁犬也狁 狁犬也狁

獫狁音 南越名犬也音 獫狁音 獫狁音 獫狁音 獫狁音

何承天守犬音 獫狁音 獫狁音 獫狁音 獫狁音 獫狁音

所生七九六十三音 陽氣通經狗三月而生高三尺音 精之所生也音

有狗名槃瓠其文五色時犬戎兵強乃募能得犬戎兵將軍者賜以少女槃

瓠得之於其少女音 槃瓠升南山產子男女十二百相天妻後繁盛也音

者本高辛氏官中老婦人有耳疾醫者柁治之有物大如盤音 槃瓠

以瓠離盛之以槃瓠之有物化為大其文五色因名槃瓠音 槃瓠

官人妊娠而產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老母有犬名鵠蒼獵于水濱啣所

棄卵以歸孤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音 鵠成小兒生時正鵠故以為名徐

君宮中間之乃更收養長而仁智龔徐君國鵠蒼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

說文云犬 狗之有懸 蹄者也孔 子曰視犬 之字如畫 狗也狗叩 也叩氣吠 以守也

白澤圖云 黑犬白頭 長耳捲尾 龍也

也偃王墓之徐梁界內今名狗隴

馬

人乘馬以 理天下王 者駕馬故 其字以王 為馬頭

一變故從八也音 春秋說 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一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

任重致遠利天下音 月度疾故馬善走音 春秋考 陰合於八八合陽九九七十

二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為十二月而生音 韓詩外 顏回望吳

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元景一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疋

勝故牛病而立馬音 陽也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也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

伯樂相馬經云馬頭為王欲得友目為承相欲得朋脊為將軍欲得良馬復為城

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眼欲得高巨鼻孔欲得大鼻頭有五少三口中欲

得赤唇骨員而長耳欲得相近而前際小而厚月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驚乃

相其餘大頭小頭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頭大蹄三羸其五驚者大頭一

夫故曰一

風俗說曰 為一疋俗 說相馬及 君子與人 相疋或曰 馬夜行曰 明照前四 夫故曰一

說文 馬怒也武也馬一歲曰駒二歲曰駒三歲曰駮八歲曰馱八歲曰馱馬八歲

一變故從八也音 春秋說 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一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

任重致遠利天下音 月度疾故馬善走音 春秋考 陰合於八八合陽九九七十

酒也耐耐音耐三重之酒也。醴酒也。醴音禮也。出說文。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

禹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出戰國策。周禮天

官酒政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酒之名一曰泛齊。泛者酒熟而二曰

醴齊。醴者體也成而上下三曰齊。齊者成而四曰緹齊。緹者成而五曰沉齊。

沉者成而三酒之物一曰事酒。酌有事二曰昔酒。久釀三曰清酒。更久於昔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即漿人之。曰醫。釀為三曰漿。即今之載音在漿。四曰

醢。音移即今之薄粥酒也。几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或副也如祭天

尊以三尊為中祭再貳。中祭日月星辰小祭一貳。小祭風師雨師皆有酌數。祭

則所酌多祭唯齊酒不貳。五齊之酒特用皆自器量。酌器所用。夫參豕為酒。

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縱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

上之享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

者所以合歡也。出樂世說云桓桓有主簞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

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飲好酒而至齊下平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

少康作秫酒。仲冬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醴必潔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禮記。糯米壹斗得酒一斗。

為上樽。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樽。凡黍為

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麴釀黍為酒。麥陰也黍陽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據。

非唯作酒。神明智慧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

匡好惡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椎金鬻。音碎。音玉。

椀破兕觥。音昆。音捐。音瓚。音遺。舉白廢引。滿使巷無行。榼。音渴。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

銷鑪屏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晉庚關。新酒戒。

食

之終也。百品酒。九投澄。大楚和。以饗麥以。酒經云空。聚醴飲醴。醴音禮。以饗麥以。醴音禮。

西京雜記。云漢制以。正月且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醴酒。

